

沙海生绿洲

■张宏宇

初春时,我随队踏入西北那片浩瀚的沙海腹地。狂风裹挟着沙粒扑面袭来,又悄无声息钻进衣领。脚下是绵软的沙丘,每一步都伴随着陷落与拔起,我们肩扛树苗与铁锹,仿佛背负着沉甸甸的希望,在风沙中前行。

挥动铁锹,沙坑显现,但沙土如活物般滑落,迅速填满刚挖开的坑洞。经过反复挖掘,我们终于在坑底铺上一层厚厚的草方格沙障,那是麦草或稻草编织的网格,可以锁住流沙。随后,大家小心翼翼将树苗植入坑中,扶正、填土、浇水。水刚触及沙土,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树苗纤细而柔弱,在风中摇曳,在无尽的沙海面前,如同点点微弱的星光。

日复一日,我们头顶烈日在风沙中劳作,双手磨出水泡,破裂后结成厚厚的茧。然而,几场风沙过后,许多树苗或被连根拔起,或被沙子掩埋,枝干在风中轻轻颤抖。望着东倒西歪的树苗,心头涌起一股酸涩。初次栽种,树苗成活率竟不足两成,心中炽热的激情就这样被沙土一点点吞噬。

坐在沙丘上,手中紧握着枯死的树苗,我心中满是疼惜。护林员老张蹲在我身旁,默默抽着旱烟袋,烟锅里的火星忽明忽暗。他忽然开口:“小伙子,别急,树和人一样,有的命硬,有的命薄。咱们要做的就是

不断种下去,总会有命硬的留下来。”他的目光望向远方,那一片星星点点的绿色在沙丘上倔强地生存,那是老一辈护林人经年累月种下的林子。

我重新拿起铁锹,日复一日在黄沙中挖坑、种树,甚至为每棵种下的树苗起了名字——小倔强、小石头、小沙柳……这些名字在风沙中回荡,如同一个个生命的契约。夏天来临,水车在沙丘间颠簸前行,我们用桶提水,一棵棵浇灌。水落在干渴的沙土上,发出“滋滋”的声响,转瞬即逝。树苗的根奋力向下延伸,尽力汲取稀缺的水分。汗水顺着我的脊背滑落,滴落在沙土里,同样转瞬即逝。

放眼望去,人、树与水,在这沙海间命运相连,都渴求着一线生机。

三年后的一个秋天,当再次回到这里,眼前的景象让我深深震撼。那些曾被风沙摧残、被我唤作“小倔强”的树苗,竟已长成一片郁郁葱葱的小树林。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,枝条轻舞,树下已铺满薄薄的落叶。

我走近一棵树,抚摸着粗糙的树皮,感受着生命的脉动。那一刻,仿佛我的生命也在这片曾经荒芜的土地上扎下根,在沙层之下与树木的根须紧紧交织,相互滋养。后来才得知,正是老张带领护林员们在风沙肆虐后一次次补种,才换来了这珍贵的绿意。治沙站的技术人员也告诉我们,选树苗要因地制宜,梭梭、花棒、沙柳等



耐旱树种才是沙地的守护者,而混交林的种植方式能让不同树木在沙地上相互扶持、依存,更能抵御风沙侵袭。

深秋时节的一天,狂风骤然卷起漫天黄沙,无情地扑向树林,护林员顶着风奔向林地。风沙猛烈扑打树木,枝条被折断,我们用绳索加固树干,在风口处竖起临时防风屏障。风沙吹得我们几乎无法睁眼,但大家没有一个人退缩。

风沙过后,众人清理断枝,为受伤的树

木培土、加固。老张佝偻着腰,仔细检查着每棵树,像一位老军医在检查战场归来的士兵。他的手指抚过树皮上的伤痕,布满皱纹的手掌与树木的年轮紧紧贴合在一起,仿佛生命与生命之间达成一种无声的契约。

站在沙丘高处回望,一条条绿色林带沿着沙丘的起伏蜿蜒伸展,宛如大地的绿色血脉。曾经肆虐的流动沙丘被牢牢固定,黄沙之上终于覆盖起一层蓬勃

的绿意。风声穿过树林,沙沙作响,同大地深沉而欣慰的叹息。回想起老张坐在林边,眯着眼睛凝视着夕阳下的树林,喃喃自语:“树活着,人也活着,这就好。”他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摩挲着身旁一棵粗壮的树干,那粗糙的树皮上刻满了时间的印记,与老人掌心的纹路何其相似,它们都从风沙中艰难走来,都长成了大地深处不屈的根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矿上有个“陈小心”

■张继涛

巷道里的矿灯在潮湿的雾气中晕成暖黄的光斑,老陈蹲在掘进迎头,鼻尖几乎要碰到顶板岩层。他左手指着一块呈45度角倾斜的岩块,右手中的地质锤轻轻敲击,耳朵贴在岩壁上细听。这是他独创的“望闻问切”安检法,能从岩块细微的裂隙中判断出是否存在悬矸隐患。

“小刘,把测厚仪递过来。”老陈朝身后挥手,工装口袋里的螺丝刀、扳手随着动作叮当作响。测量数据显示,这块看似普通的岩块内部已有3厘米深的裂隙,随时可能因应力变化脱落。“马上安排处理,先设警戒。”他掏出安监员专用的红牌,用铁丝牢牢绑在附近的锚杆上,像立下一道生死警示牌。

老陈全名陈广新,在矿上干了二十年安监员。矿工们送他外号“陈小心”,这“心”字里藏着心细如发,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隐患;心眼儿“死”,对违章零容忍;心肠“热”,总把工友的安危挂在心上。

最让大伙服气的是他的“工具包魔法”。其他安监员下井只带记录本和笔,老陈的帆布包却像个魔术口袋——尖嘴钳、梅花扳手、扭矩扳手、测漏仪,甚至还有一卷反光警示带。有一次,他巡查皮带巷,发现滚筒轴承温度异常,当场从包里掏出万用表,测出电机接线柱虚接。“要是等电工来,至少得耽误两小时,万一轴承抱死引发皮带摩擦,后果不堪设想。”他边说边熟练地拧紧螺丝,汗水顺着下巴滴在煤机外壳上,发出滋滋的声响。

老陈的“小心”不止于技术层面。



有一天夜班,他发现青工小王连续三天精神恍惚,割煤时差点误触急停按钮。下班后,他悄悄跟着小王到宿舍,看到床上摆着小王妻子的疾病诊断书。第二天,老陈便带着工会的帮扶申请表出现在小王面前,还发动全员捐款。现在,小王妻子的病情稳定,小王逢人就说:“老陈救的不是我一个人,是我们全家。”

矿区还流传着“三见老陈”的说法——交接班时必见他核对规程措施,割煤时必见他蹲在溜子头盯防片帮,收工前必见他沿着巷道来回巡查三遍。有次夜班突遇顶板压下来,他硬是用身体护住新来的钻工,自己后腰被矸石砸出一道血痕,“安监员关键时刻得给兄弟们挡灾。”他揉着腰笑道。

最让人津津乐道的,是老陈的“错题本”。

牛皮封面的本子里,排列着2000多条隐患记录,每条都标注着处理前后的对比照片。第23页上,一组锚杆扭矩不足的照片旁,用红笔写着:2025年3月15日,煤层扭矩值 280N·m(标准≥300),责令立即补打。旁边还有段批注:扭矩每少10N·m,巷道支护强度下降5%,相当于给顶板装了颗定时炸弹。这本子后来成了新安监员的“教科书”,有人曾数过,里面不同类型的锚杆图例画了13种。



巷口的防爆电话突然响起,调度室通知皮带巷有漏煤。老陈小跑赶过去,发现清扫器胶皮磨损导致煤粉堆积。他从工具包取出备用胶皮,趴在溜子底下更换,煤灰顺着领口灌进脖子,他却全然不顾,专注地用扳手调整螺栓间距。“清扫器关乎皮带运行安全,更关乎兄弟们的脚下安全,马虎不得。”他直起腰时,后背的煤尘已结成了黑圈。

升井时,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。路过灯房,他掏出小本子登记今天的隐患:“掘进迎头右肩角锚杆外露过长,已现场整改;皮带巷消防栓压力不足,已通知机电工区……”字迹力透纸背,最后那个句号洩开小片墨渍,像枚小小的感叹号。

矿区的安全文化长廊挂着老陈的一张工作照,他蹲在巷道地板上,手里举着刚处理好的悬矸,矿灯下的笑容质朴而坚定。照片下方有行小字:“安全不是选修课,是我们每天的必修课。”这是老陈常挂在嘴边的话,也是他用三十年光阴书写的安全“答卷”。

(作者供职于山东唐口煤业有限公司)

草海清波

草海日渐萎缩,水体浑浊,鸟影稀疏。后来,人们退耕还湖,拆除网箱,清理污染源,草海才渐渐恢复了呼吸。远走的鸟儿回来了,还带来了新客——白头鹤、白琵鹭、灰鹤……几年前,护鸟员在湖心岛发现斑嘴鸭带着毛茸茸的幼雏凫水,意味着它们已在此安家落户。

鸟儿恋浅滩,人们便守护浅滩;它们需深水,人们就保护深水区。茭白、菱角、水蓼这些净化水体的植物,也是水鸟的食粮,如今也在湖中自在生长。草海的水面不再寂寞,四季流转,常有羽翼掠过激溅清波。

“咕嘎——咕嘎——”黑颈鹤的鸣叫自远处传来。循声望去,湖湾里铺展着大片茭菜。圆润的叶片浮于碧水,嫩黄的小花点缀其间。“参差茭菜,左右流之。”《诗经》里吟咏千年的古老植物,竟在高原的湖泽里绵延成诗。

我见过茭菜最盛的模样,就是盛夏时节,密密层层圆叶几乎覆盖整个湖湾,明艳的黄花挺出水面,阳光洒落,整片水域浮光跃金。嫩绿与明黄交织涌动,仿佛汇聚了整个高原的生机。

若说鸟群是生态的晴雨表,茭菜便是水质的试金石。稍有污染,它们便会悄然隐退。初时,村民不识此物,只当是寻常水草。后来专家告知,茭

菜群落竟是难得的生态瑰宝——既涵养水源,又为鱼鸟提供庇护与食源。从此,茭菜在草海恣意蔓延,如今已蔚然五百余亩。花开时,远山如黛,近水铺锦,天地间铺展着最自然的画卷。

一艘小船贴着湖岸缓缓移动。船上的清漂工手持长竿网兜,仔细打捞漂浮的枯枝杂物。我见他小心绕开茭菜丛,宁愿多费周折,便问缘由。他抹了把汗,朴实地道:“碰坏了茭菜,惊飞了鸟,那还得了?这湖水是大家的饭碗,更是娃娃们的未来嘛。”朴素的话语,忽然让我懂得草海何以能成为今日的草海。

几只野鸭从茭菜丛中游出,身后漾开舒缓的波纹。岸上,几个少年骑车掠过,洒落一串清脆的笑声。几位老人拄着杖,沿着木栈道徐行闲谈……

我说草海四时皆美,定要常来。当地老人却摇头:“哪里是四季?草海一天之内变化万千,阴晴雨雪各有风景。你看那黑颈鹤,晨昏起舞的姿态都不同哩。”他指向天际,一群归巢的鹤正披着柔和的天光,翅膀扇动间,仿佛将流云也染上了淡淡的金辉。

湖风轻拂,茭菜叶底,几尾小鱼倏忽掠过,搅碎了倒映的云影。原来最深的安宁,并非万籁俱寂,而是万物在此找到了自在的节律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

■诸宇琛

草海静卧于贵州威宁县城西侧,是云贵高原上最大的一颗天然淡水明珠。威宁多湿地,草海便是这高原水网中最辽阔的一泓。它承接山泉,汇集溪流,水域丰枯变幻,约三十余平方公里。湖面开阔处,天水相接,四围丘陵如青黛的屏风。这里有两百余种鸟类栖息,更是黑颈鹤迁徙的重要驿站。

此刻的草海,空气里浮动着重草的清润气息。极目远眺,碧波倒映着高原特有的澄澈天光。沿湖小径引人往芦苇深处行去,水畔杨柳枝条轻拂水面,野慈菇擎着洁白的花序,菖蒲挺立如剑。水草在湖底蔓延,随波摇曳,织成一片柔韧的绿毯。

鸟鸣忽然划破湖面的宁静。几只斑头雁低飞掠过,翅尖点起细碎涟漪。黑颈鹤迈着长腿在浅滩踱步,仪态端方。野鸭三五成群,拨开浮萍,身后拖出长长的波纹。

鸟群最知时节冷暖。曾几何时,围湖造田让



图片由AI生成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父亲是一本书